

在爱荷华,邂逅 94 岁的聂华苓

■王锡荣

2019 年 9 月 9 日,我和几位同行受美国爱荷华大学之邀,前往该校作学术交流。到达爱荷华大学城,已经傍晚 6 点多了。稍事休息后,我们就应约到酒店对面不到 100 米处一家餐馆,与美方主办单位友人聚会。

我们进去时,已经到了 20 多人。大家都来跟我们热情打招呼。我们注意到,人群中间大家簇拥着的,是一位个子瘦小的老太太,穿一袭紫绛红的长裙,披一条雪青色的长围巾,优雅地迎上来。旁边有人介绍说:“这就是聂华苓老师。”哦!鼎鼎大名,如雷贯耳,著名的美籍华人作家。聂华苓笑吟吟地伸出手来:“欢迎你们,欢迎你们!一路辛苦!”我一看,老太太年纪不小了,怎么也有 80 了。不想旁边有人说:“聂老师今年已经 94 岁了!”“啊!”我们同行的所有人都发出了惊呼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她肯定年龄很大了,但没想到有这么高龄,更没想到她居然还能来到现场欢迎我们。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。

原来,这次的学术交流,美方的主办方是一个叫做“IWP”(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,国际写作计划)的机构。今天的晚会,是一次欢迎会,就是“国际写作计划”组织专门为我们洗尘的。而聂华苓就是这个群体的灵魂人物,这个国际写作计划(IWP)就是她创办的。

说起“IWP”,在国际文学创作界很有名。这是 1967 年设立在爱荷华大学的一个作家交流和创作机构。它的功能是集贤招募各国具有潜质的新晋作家,到这里进行短期交流和创作。通过这种方式,作家往往能得到很好的写



▲2019 年 9 月,本文作者(左二)与聂华苓(右二)及朋友们合影

作训练,从而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。而这个机构的创办者,就是聂华苓和她的丈夫、美国诗人保罗·安格尔(1908-1991)两个人。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创新,没人预计到它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。第一届“国际写作计划”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 12 名作家。首期取得成功后,他们的方案得到了更多的社会支持,爱大也给了他们更多便利。50 多年来,已先后邀请了超过 150 个国家 1500 多位作家参与这个计划。1980 年代初,中国作家丁玲、萧乾、王蒙、冰心、艾青等都曾应邀访问过这里,后来卓有建树的作家莫言、王安忆、余华、毕飞宇、张悦然等,都曾参加这里的写作计划。聂华苓是湖北应山(现湖北省广水市)人,1948 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(南京大学前身)外文系,同年以笔名“远方”发表第一篇文章《变形

版工作的时候。这本书就是人文社出版的。那是我读的第一本聂华苓作品。由于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读的,那时读来感觉一股清新之风拂面而来,印象深刻。我跟她提起这事,她说,那是她 20 世纪 60 年代的作品。我说,是啊!但是大陆到 80 年代才开放,我们才读到她的这本书。

聂华苓跟我谈起了她在美国的教学生涯。她说:“我那时刚到美国教书,中国文学第一个我就讲鲁迅。但是,学生却说看不懂,尽管我给他们提供当时最好的英文译本。我给他们讲解,他们还是说很难理解。我就知道,经过翻译的中国作品,原作那个味道是怎样都难以体会的。所以,我得出结论,美国学生要读中国文学,必须读中文。我跟他们说,你们要去读中文。翻译是无论如何都没法传达那个味道的。所以他们就去学

中文了。”我一听,这不是翻译的悲剧吗?但转而一想,她的话是有道理的。翻译毕竟只能传达一个大概的意思,而作为文学作品,那字里行间的味道,外国人是很难体会的。当年斯诺主持翻译鲁迅作品,他都觉得鲁迅的作品冗长和啰嗦,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。鲁迅在翻译中想传达一些外国风味,就被人说是“死译”“硬译”,可见翻译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。那就是说,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,还必须从语言开始。

聂华苓问了我们一些路上的情况,大家相互寒暄了一会,就入座了。这是一个大长桌,二三十个人围着长桌坐。聂华苓坐在正中间主人位,我被安排坐在她的右侧。看上去这是一个西式的宴席。但是,上来的菜肴,却全是中式菜肴,只不过用了西式的餐具、西式的流程。我不禁有点惊讶了。聂华苓说:“你别看这是西式吃法,实际是中餐。是西化了的中餐。”这使我瞬间想起那天的午餐。当时我们从机场出来,司机兼导游皮特特意带我们去一家中餐馆用餐,大约他怕我们不习惯吃西餐。但是,不知道怎么回事,在国外吃中餐,感觉都是一个味,好像都是同一家餐馆做出来的。有人说是因为作料的缘故,有人说是因为感觉的缘故。我想,久在国外的华人,想念祖国的味道,自然是可以从吃中餐来回味的,而我们这些久住中国的人,倒是想尝尝外国的当地风味。实际上在整个访美旅程中,我们几乎全都被安排吃中餐,我们并不满意,有一两次,还忍不住几个人出去换换口味。想到聂华苓说的中国文学翻译在国外的境遇,我想,那国外的中

餐,不也等于经过翻译的中文作品么?要了解真正的外国风味,还应该吃吃纯粹的外国餐,哪怕不一定对胃口。

第二天一整天,我们都在爱荷华大学做学术交流,聂华苓女士没有出席。傍晚,会议圆满结束,我们当晚就要离开爱荷华去芝加哥。国际写作计划现任负责人克里斯多夫在该校会议中心为我们饯行,参会的来宾和该校一些工作人员都参加了。酒会开始不久,聂华苓女士由她女儿陪同来了。她告诉大家:“我家昨天失火了!”看大家一脸惊愕,克里斯多夫这才告诉大家:今天白天聂先生没能参会,现在又迟到了,这是因为昨晚她家失火了。怎么回事呢?原来,聂华苓自从丈夫安格尔去世后,就一个人住在大学城,她的女儿虽然就在爱荷华附近,但她也不要她们跟自己住在一起,免得拖累她们。昨晚她跟大家聚会,因为很兴奋,出门时忘了炉子上煮的东西,结果炉子上煮的东西烧焦了,引起爆炸。邻居敲门不开,赶紧报了警,连消防车都来了,闹了一场很大的虚惊。她也是回家才知道。所幸不是很严重。今天一天,学校的人都在帮她处理这件事,所以没能参加会议。大家听了,又吃惊又宽慰。没想到她这么大年龄,居然一个人住,不要人照料,每天只有一个钟点工来一次帮忙打扫料理家务。今天早上写作计划的人怕大家担心,所以没跟大家说。但是,聂先生却自己来说破了,还轻描淡写地说:“没什么,已经没事了。昨天为了参加跟你们的聚会,我太急着出门了。现在没事了。”

原来,这还跟我们有关系啊!幸亏没大事,不然可真担待不起了。

时候不早,我们要告辞了,有人提议合影。大家都说好。于是,把聂华苓先生请到中间,大家合了影。我们依依不舍地挥手跟聂先生等告别,踏进了茫茫夜色。

伉俪笔下的战事图景

■王宏图

在 20 世纪意大利文学史上,阿尔贝托·莫拉维亚(Alberto Moravia)和艾尔莎·莫兰特(Elsa Morante)同为名闻遐迩的大作家,而他们又是一对夫妇。从家庭背景看,他们的出身也有某种相似:莫拉维亚的父亲是个犹太裔的画家和建筑师,而莫兰特的母亲是个小学教员,父亲是西西里人,两人的家庭在社会地位上相差悬殊。但莫兰特的母亲也是犹太人,在二战前后排犹反犹的社会环境中,两人惺惺相惜。他们俩一生绝大部分时光都在罗马度过,莫拉维亚尽管家境富裕,但童年时因骨结核病卧床九年,刚上高一便中断了学业,以后全凭自习获得了渊博的学识;莫兰特尽管身体健康,但她自幼饱受家庭冲突的困扰。她其实并不是名义上父亲的亲生女儿,父亲因阳痿缺乏生育能力,据推测她的生身父亲是他们家的一个朋友,长得英俊潇洒。莫兰特生性倔强,与控制欲极强的母亲不时发生冲突,最终在 18 岁时便离家出走,独立谋生,并开始了写作生涯。莫兰特与莫拉维亚的关系也是非同寻常。他们俩于 1937 年相识,那时莫拉维亚已是成名的青年作家,而莫兰特还是默默无闻的文艺女青年。随后不久两人便同居,1941 年复活节时正式结婚,共同生活了 20 多年。1962 年两人分居,分别和各自中意的伴侣生活。莫拉维亚在晚年回忆他

和莫兰特的婚姻时曾说,他当年并没有真正爱上莫兰特,只是被她狂放不羁、激情丰沛、让人愁肠百结的品性所打动。他们分手时,没有办理正式的离婚手续,在名义上仍是夫妻。令人惊异的是,两人保持着友善的关系,经常互相探望。莫拉维亚还特意在莫兰特开设了一个专用的银行账户,以备不时之需。1985 年,莫兰特病重住院期间,莫拉维亚还不时到病床前陪护。在莫兰特去世后,78 岁的莫拉维亚才同比他小 47 岁的西班牙女友卡门·伊埃拉正式结婚。

不难发现,战争在这对伉俪的作品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,这与他们俩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。1943 年 9 月至 1944 年 6 月,为了躲避德军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追捕,他们俩离开罗马,本想前往那不勒斯,但因铁路线被破坏,不得已逃往邻近的山区避难,历尽艰险。莫拉维亚于 1957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《乔恰里的女人》便是以这段亲身经历为蓝本写成。莫拉维亚在战争结束后的 1946 年

便着手写这部小说,但只写了一小部分便辍笔了。过了十年,他方才续笔,将全书完成。小说中的诸多情节和场景直接从真实生活中移植而来,有人甚至开玩笑说,书中的切西拉、罗塞塔母女便是莫拉维亚和莫兰特的化身。这部作品是莫拉维亚的代表作之一,它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普通人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,并以犀利的笔触毫不留情地凸现出人性深处的黑暗与丑陋。尽管全书描写的内容沉重灰暗,但莫拉维亚的风格极为精巧轻盈,全篇以单一的情节线索推进,简洁明快,行文异常流畅,犹如一枚精心打磨的宝石,剔除了冗余的杂质,熠熠闪亮。

莫兰特于 1974 年推出的长篇小说《历史》也以战争期间平民的惨痛遭际为对象,其色调比《乔恰里的女人》阴郁、沉重得多,背景也移至罗马。小学教员伊达被一名德军士兵强奸,继而怀孕,生下了先天患有癫痫病的私生子朱塞佩。她的房屋在盟军的轰炸中化为废墟,过后几年在难民收容所艰难度日。战后她的大儿子



▲阿尔贝托·莫拉维亚和艾尔莎·莫兰特夫妇

尼诺在从事黑市交易时为躲避警察追捕出车祸而死,朱塞佩被尼诺生前好友达维特羞辱而蒙受刺激,在街头又遭顽童袭击而癫痫复发,昏倒在台伯河畔,随后便溘然长逝。在此打击下,伊达也发了疯,在精神病院度过了生命最后的九年时光。

作为一个女性作家,莫兰特这部作品比莫拉维亚的《乔恰里的女人》篇幅要大得多,艺术风格也迥然不同,遣词造句雄浑大气,节奏沉郁顿挫,文字质地坚实厚密,丝毫不露纤巧之气。此外,莫兰特受到其钟爱的作家卡夫卡的影响,在写实的基础上注入了超现实的元素,将朱塞佩这样一个纯洁天使的形象渲染得愈加悲怆动人。